

魯邕集

魯迅三十年集

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
藏書章



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

而已集

目次

題辭·····	七
——一九二七年——	
黃花節的雜感·····	九
略論中國人的臉·····	三
革命時代的文學·····	一八
寫在『勞動問題』之前·····	二七
略談香港·····	三九
讀書雜談·····	四〇
通信·····	四九

答有恆先生	五
辭「大義」	六
反「漫談」	六
憂「天乳」	七
革「首領」	七
談「激烈」	七
扣絲雜感	八
「公理之所在」	九
可惡罪	九
「意表之外」	九
新時代的放債法	九
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藝及酒之關係	一〇
小雜感	一〇
再談香港	一〇
革命文學	一〇

「塵影」題辭	一四三
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	一四五
盧梭和胃口	一四八
文學和出汗	一五三
文藝和革命	一五六
談所謂「大內檔案」	一五八
擬豫言	一六七
附錄：大衍發微	一七三

題 辭

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，
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。

淚揩了，血消了；

屠伯們逍遙復逍遙，
用鋼刀的，用軟刀的。

然而我只有『雜感』而已。

連『雜感』也被『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』時，

我于是只有『而已』而已！

以上的八句話，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裏，
編完那年那時爲止的雜感集後，寫在末尾的，現
在便取來作爲一九二七年的雜感集的題辭。

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，魯迅校訖記。

黃花節的雜感

黃花節將近了，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。但對於這一個題目的文章，教我做起來，實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場裏『對空策』。因為，——說出來自己也慚愧，——黃花節這三個字，我自然明白牠是什麼意思的；然而戰死在黃花岡頭的戰士們呢，不但姓名，連人數也不知道。

爲尋些材料，好發議論起見，只得查辭源。書裏面有是有的，可不過是——

『黃花岡，地名，在廣東省城北門外白雲山之麓。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，革命黨數十人，攻襲督署，不成而死，叢葬于此。』

輕描淡寫，和我所知道的，差不多，于我並不能有所裨益。

我又願意知道一點十七年前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，但一時也找不到目擊耳聞的耆老。從別的地方——如北京、南京，我的故鄉——的例子推想起來，當時大概有若干人痛惜，若干人快意，若干人沒有什麼意見，若干人當作酒後茶餘的談助的罷。接着便將被人們忘却。久受壓制的人們，被壓制時只能忍苦，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樂，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裏的。

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別，當時雖然失敗，十月就是武昌起義，第二年，中華民國便出現了。於是這些失敗的戰士，當時也就成爲革命成功的先驅，悲壯劇剛要收場，又添上一個團圓劇的結束。這于我們是很可慶幸的；我想，在紀念黃花節的時候便可以看出。

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，因爲久在北方。不過，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却遇見過了：在學校裏，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，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，非常熱鬧。用這例子來推斷，那麼，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。

當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，我在熱鬧場中，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偉大。我想，戀

愛成功的時候，一個愛人死掉了，只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。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，革命家死掉了，却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，甚而至于歡欣鼓舞。惟獨革命家，無論他生或死，都能給大家以幸福。同是愛，結果却有這樣地不同，正無怪現在的青年，很有許多感到戀愛和革命的衝突的苦悶。

以上的所謂『革命成功』是指暫時的事而言；其實是『革命尙未成功』的。革命無止境，倘使世上真有什麼『止於至善』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。不過，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，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，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。倘若不像有，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，而賞翫攀折這花，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。

我並非說，大家都須天天去痛哭流涕，以憑弔先烈的『在天之靈』。一年中有一天記起他們也就可以了。但就廣東的現在而論，我卻覺得大家對於節日的辦法，還須改良一點。黃花節很熱鬧，熱鬧一天自然也好；熱鬧得疲勞了，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覺。然而第二天，元氣恢復了，就該加工做一天自己該做的工作。這當然是勞苦的，但總比鎗彈從致命

的地方穿過去要好得遠；何況這也算是培養幸福的花果，爲着後來的人們呢。

（三月二十四日夜。）

略論中國人的臉

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，總不免以為他古怪。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，就覺得他臉太白，頭髮太黃，眼珠太淡，鼻梁太高。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，但總而言之：相貌不應該如此。至于對於中國人的臉，是毫無異議；即使有好醜之別，然而都不錯的。

我們的古人，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。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，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。後來鬧這玩藝兒的尤其多；分起來，可以說有兩派罷：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慧賢不肖；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、現在和將來的榮枯。于是天下紛紛，從此多事，許多人都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。我想，鏡子的發明，恐怕這些人和

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。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講究，在北京、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只是後一派了。

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，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；毫毛有白色的，也不好。皮上常有紅點，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，倒不如我們之黃。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，有時簡直像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，彷彿就要滴下來，使人看得慄慄危懼，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，也見得較為安全。總而言之：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。

後來，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，纔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。那似乎是天方夜談或者安兌生童話中的插畫，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。頭上戴着拖花翎的紅纓帽，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，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。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。獨有兩眼歪斜，張嘴露齒，却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。不過我那時想，其實並不盡然，外國人特地要奚落我們，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。

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，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，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，下巴總要慢慢掛下，將嘴張了

開來。這實在不大雅觀；彷彿精神上缺少着一樣什麼機件。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，一頭附着在上顎骨上，那一頭附着在下顎骨上的『咬筋』力量是非常之大的。我們幼小時候想喫核桃，必須放在門縫裏將牠的殼夾碎。但在成人，只要牙齒好，那咬筋一收縮，便能咬碎一個核桃。有着這麼大的力量的筋，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沈重的自己的下巴，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，倒也情有可原，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面的事。

日本的長谷川如是閑是善于做諷刺文字的。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，叫作貓狗；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。大意是初見中國人，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，臉上總欠缺着一點什麼。久而久之，看慣了，便覺得這樣已經儘够，並不缺少東西；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，多餘着一點什麼。這多餘着的東西，他就給牠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：獸性。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，是人，則加上多餘的東西，即成了下列的算式：

人 + 獸性 = 西洋人

他借了稱贊中國人，貶斥西洋人，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，這樣就達到了，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于中國人的臉上，是本來沒有的呢，還是現在已經消除。如果是後來消